

山東軍興紀略凡五十篇總二十二卷

- 卷之一 羣逆擾亂天下流毒山東而起於兩廣故以粵匪名篇 粵匪一 粵匪二 粵匪三
- 卷之二 羣匪毒亂江豫秦楚北犯畿輔山東時號南捻而起於安徽故以皖匪名篇 皖匪一 皖匪二
- 卷之三 皖匪三 皖匪四
- 卷之四 皖匪五 皖匪六 皖匪七
- 卷之五 皖匪八 皖匪九
- 卷之六 皖匪十 皖匪十一 皖匪十二
- 卷之七 皖匪十三 皖匪十四
- 卷之八 皖匪十五 皖匪十六
- 卷之九 皖匪十七 皖匪十八
- 卷之十 起滅康定衆無常數而皆土著故以土匪名篇 土匪一 土匪二 長鎗會匪附
- 卷之十一 土匪三 長鎗會匪 水南匪附 土匪四 長鎗會匪 水套匪附
- 卷之十二 習教匪經譯相師授起於兩縣故以邱莘教匪名篇 邱莘教匪一 邱莘教匪二

卷之十三 邱華教匪三 邱華教匪四

卷之十四 敵匪已降復叛與上事相屬故以降衆名篇 降衆一 降衆二 降衆三

卷之十五 降衆四 降衆五

卷之十六 降衆六 降衆七

卷之十七 結黨煽掠雖與土匪無異而章疏文牘沿此稱謂故以幅匪名篇 幅匪一 幅匪二

卷之十八 幅匪三 幅匪四 幅匪五

卷之十九 與邱華教匪同義故以鄒教名篇 鄒教一 鄒教二 鄒教三

卷之二十 據城叛亂就戮其地故以溜匪名篇 溜川匪一 溜川匪二

卷之二十一 保聚山營重勢王師故以黃崖名篇 黃崖匪一

卷之二十二 團練良法流而爲匪故以團匪名篇 團匪一 團匪二 團匪三

山東軍興紀略卷一之上

山東自乾隆三十九年兗州奸民王倫以清水教作亂，陷臨清、堂邑、陽穀，前大學士舒文襄勅德、侍衛晉濟圖，不一月平之。至嘉慶十八年有天里教匪李文成、林清之變，直犯京邑，而山東曹縣、定陶皆破，騷動四省。前直隸總督那文毅彥成、陝甘總督楊忠武遇春、湖南提督楊勤勇芳、山東運使劉青討平之，首尾五閱月。朝野紀載均已粲然。厥後東省民安耕鑿，枹鼓罕聞者幾四十年。洎逆粵倣擾，江表淪陷，燹火北來，又爲山東軍興之始。故此次紀略始此云。

粵匪一

粵匪洪秀全、楊秀清之肇亂也，萌蘖於道光季年。秀全籍花縣，秀清籍嘉應州，均粵東產，遷粵西潯州府桂平縣有年。三十年夏六月，合謀起事金田村，著名數巨擘，爲秀全同縣馮雲山、武宣蕭朝貴，桂平韋正、和平石達開、揭陽羅大綱、湖南衡山洪大全等，而貴縣林鳳祥、陸川縣李開芳皆與焉。秀全等羣賊由廣西蹂兩楚，下皖、吳，陷數百郡縣，汔於龜定，近時粵匪紀略詳言之，不具述，述其匪酋之擾亂山東者：曰林鳳祥、曰李開芳、曰吉文元、曰黃生才、曰曾立昌、曰陳世保、曰許宗揚。

我文宗顯皇帝御宇之三年，正月，秀全、秀清等率賊陷九江、安慶，二月陷江寧，遣僞天官正丞相林鳳祥等陷鎮江、揚州，勢駸駸北犯。文宗詔山東巡撫李德曰：『河南、安徽、江蘇接壤山東，應早防範。』德奏言：『遏賊

北竄，莫如扼守黃河。東省惟曹、單、兩縣瀕河，其餘渡口均隸江、豫，要使上下游無船可掠，必不能越河登陸。」
 奉旨：「所奏均合機宜，已飭陸建瀛、楊文定、楊以增、福濟、陸應穀照辦矣。」
時建瀛督兩江，文定撫江蘇，以增督南河，福濟督東河，應穀撫河南。

德由東昌詣曹州，履勘河隄，將官私船棧歸併曹縣劉家口、單縣董家口；令道員劉慶凱、曹中營遊擊劉玉豹、分駐曹、單，禁私渡，捕土匪；令前兗州鎮三星保、兗州鎮百勝，各選千兵聽調；德先駐曹縣。

時詔令京員毛鴻賓等回籍辦團。德遂奏請欽派山東在籍曾任京外官者，上自督撫，下至州縣，皆責令分督民團，均得旨允行。詳另卷並詔李德察看在籍辦團之前，漕運總督李湘棻、前臺灣鎮總兵呂恆安，應否調令幫辦河防。

德旋移駐兗州，奏言：「臣周歷三府，詳度形勢，自南而北，應分扼三路。東南為郟城縣南紅花埠，接壤宿遷，派遊擊王鳳祥、知縣盧朝安督民團謝慶昇等防守；其中路一為嶧縣之韓莊閘，一為嶧縣湖路之陰平。查韓莊瀕臨運河，一片平曠，漕河以南十餘里即江南銅山縣利國驛，又南七十里即黃河，安徽入東必由此渡河。現在豐工漫水未消，難以徑涉，派百勝、厲恩官防此兩路，檄滕縣知縣黃良楷帶兵分駐韓莊、陰平。其西南路為曹縣劉口、單縣董口，接壤河南歸德、江南豐沛，派三星保、劉慶凱督壽張營遊擊張遇祥駐守。」疏入，奉有「布置扼要，辦理甚好」之諭。

朝議增兵勦賊，續調山西兵三千、陝甘兵四千、交山東巡撫調遣。德奏請調回前赴河南兵三千，請停止續調吉、江官兵，再奏言：「向榮、琦善、陳金綬等所帶之兵不為不厚，怡良、慧成、楊殿邦、楊以增，又帶兵數千，臣

現防兗、沂一帶，又有山西、陝、甘兵七千，固已師徒廣集，時向榮、佩欽差大臣關防攻江甯，琦善、佩欽差大臣關防與提督陳金綬攻揚州，怡良督兩江，慧成以四川總督帶兵援揚州，殿邦督漕運。臣以爲斷不可再有續調，勞苦遠方。且江南卑溼，西北

之兵易致疾疫，兼以近來兵驕將懦，騷擾特甚，困官病民，莫不驚駭，是戰守未見有益，各處已受累無窮。以臣愚見，利小害大。』疏入，溫旨嘉獎。而在省之布政司劉源灑、按察司英桂、鹽運司司徒照、濟東泰道花詠春、聯銜拜疏，請派京兵一萬來東防勦，與德奏刺謬，有詔申飭。

四月，賊留僞指揮曾立昌此當時僞職踞揚州，鳳祥與僞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率二十一軍由揚北犯，軍千人，分擾安徽滁州，踞臨淮關，陷鳳陽府，欽差帶兵之內閣學士勝保引軍追之。德移軍進駐江南徐州境，先勒兵捕勦土匪，民賴以安。詳平定土匪卷奏言：『賊在揚州，東省祇防一路，以王家營爲急，徐州次之。今分擾鳳陽，東省須防兩路，又以徐州爲急。』

既而賊黨僞丞相吉文元等，率衆由江北浦口入安徽滁、鳳、蒙、亳，合股鳳祥。五月，德回軍東境，十七日至滕縣，二十六日至曹縣，奏言：『臣前議以清江浦爲第一路，將軍托明阿扼之；王家營爲第二路，侍郎奕經扼之；三路之重興集、四路之順河集、五路之宿遷，臣督鎮將分紮。今賊竄懷、蒙，則曹、單其衝，與前說迥異，已改派三星保及留東之左江道達鏞，引兵防堵劉口河岸，遊擊王鳳祥引兵四百餘留宿遷，臣十三日回軍東境。』

先是，廷議因揚賊逼淮，徐命理藩院尙書恩華、侍衛托雲保、容照引吉林、黑龍江勁旅南發。至是，恩華督後隊行抵東阿，德因奏留防勦。恩華遂由汶上、東平趨兗州，分盛京及直隸官兵赴防劉口。有詔，山東防勦事務，著恩華、瑞昌、李德專辦。而賊已深入豫疆，德因請敕下帶兵之署四川總督慧成、侍讀學士晉康，由清江浦

沿黃南赴汴，奏留甘肅遊擊王定堃引兵防西路曹、考交界，請將奕經山西兵回扼王家營，杭州將軍瑞昌盛京兵移扼宿遷。

賊已由亳入豫之商邱境，潛出宋家集僞道，馳陷夏邑、永城，及歸德府，分股由睢州犯開封，圍之八日。江寧將軍托明阿、貴州提督善祿、察哈爾都統西凌阿追賊至汴，賊竄由朱仙鎮、中牟、鄭州、汜水、沿河而西。德奏言：「逆匪竄入汴梁以西中、鄭等處，撫提諸臣自必合力截擊。惟因獸猶鬪，若從中牟上下游盜決河隄，逞其水淹之毒謀，不特汴梁成澤國，且使南北岸地勢河形同時變易，天險化爲康莊，兵民均遭淪沒，其患更不可言。臣路出濟甯時，與東河督臣長臻計慮及此，並咨會撫臣陸應穀、督臣訥爾經額，嚴飭廳營逐段嚴防，勿使得遂奸計。」疏入，上聽之。

先是，四月，有詔命詹事府少詹事王履謙、刑部員外郎邵懿辰，馳赴河南與東河總督長臻防黃岸，查禁官私船筏，故賊不得渡，迺繞汜水竄鞏縣之東黃河上流，奪煤糧船，渡河北，陷溫縣，逼懷慶，衛輝、懷、衛北卽彰德，東北卽直隸大名，可由東明、開州入山東濮州境。德再請敕下瑞昌回軍濮州，恩華軍由東明進懷、衛。迭奉文宗嘉獎，有「所籌甚妥，所見與朕適合」之諭。

六月，詔授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恩華、托明阿幫辦軍務，統領大河南北官兵，旋並命勝保幫辦河北軍務。

德又奏請敕下豫撫查參汜、鞏被賊搶渡之地方文武。檄調堯、沂道厲恩官、譚曹州鎮慶德、接防曹縣。於是調軍食，遴將弁，定策赴援懷慶。專檄蘭山縣青駝寺巡檢程繩武爲前敵領兵官，率張遇祥勇隊五百先發，

知縣盧朝安與王定堃等率二隊繼之，親督知縣童挺、曹中營遊擊武殿奎、遊擊束得鳳等千兵，未入姚烺練勇二百續進。二十二日會師清化，進營懷慶城外原莊。賊分竄溫、密、新鄭，披猖飄忽。奉有「李德不分畛域，出境會勦，甚合機宜」之諭。

會刑科給事中張煒奏言：「河南溫縣、武陟與山西澤潞等府祇隔太行一山。太行西連王屋，迤東則山西、河南交界，由東而北則山西、直隸交界。今據報圍賊司馬集，惟有聚而殲旃，方保無患。臣愚以為用兵之道，必先能戰而後能守。乃近年辦軍務者，率以防堵之說，可用之於鄉邑，不可用之於都會；可備之於平時，不可恃之於臨敵。今之不圖會勦迎勦者，率自分疆界，欲偷安幸免耳！獨不思敢戰尙難於必勝，徒守豈足以自完？不能往而攻之，乃俟其來而堵之，氣衰智餒，不待見賊而知其無能為矣。請敕下燕、秦、晉、豫、齊、五省督撫，各率將弁，五路圍攻之，庶幾迅掃煙氛，致勿滋蔓。」疏入，詔錄原疏，下訥爾經額、舒興阿、哈芬、陸應穀、李德、時舒興阿督陝甘，哈芬撫山西等，四面截擊，勿使竄入太行，致成負隅之勢。

德乃分兵交河督長臻扼木蘭店，奏言：「武陟縣木蘭店為東南要道，苦於無兵可撥，故商之長臻，並帶原部兵勇扼之。」疏入，報可。於是德合恩、華兩軍營丹河北，府城迤北數里為沁河，沁河迤北為丹河。托明阿、勝保、善祿、西凌阿、董占元、都統雙祿，署河北鎮花里雅遜布，諸軍營沁南。

賊圍懷益密，知府余炳燾、知縣裘寶鏞，守禦甚力，而外兵隔不能通。德奏言：「臣營原莊離清化鎮二十五里，南至丹河口四五里，離賊營六里。花里雅遜布、董占元、雙祿等在臣營後，分布三營，勢以聯絡。賊營圍繞懷城，四面林立，大股在城東北，北關臨沁兩岸均賊壘。沁北至丹河三里許，我兵渡丹攻擊，勢成背水。賊營東

西，林木緝翳，高粱蘆葦，高聳過人，恐有埋伏。故在丹北迎截者，杜賊由清化趨衛輝也。惟臣祇千八百兵勇，欲當七八千逆賊，衆寡既殊，強弱亦異，未便輕舉失機。連日整隊渡河，賊堅匿不出。清化爲糧食聚集之所，若爲賊掠，勢更披猖。仰懇天恩，俯准飭諸軍來豫夾攻，滅賊較易，不宜使有用之兵，置之閒散。遂檄調駐守廟工之直隸藩司張集馨、駐守輝縣之長蘆運司楊霈、澤州防堵之總兵郝光甲，引兵來會。初，有旨命向榮由江甯遣鄖陽鎮總兵瞿騰龍將兵赴東，豫勦賊。至是，德檄催騰龍趨懷衛，毋庸入東。

七月初九日，德與勝保約，勝軍扼府東關之南，德軍扼水北關，爲夾攻計。恩軍扼丹河口，備北竄。德軍分三道進：右路從東北逼賊營，賊槍礮猛密，堅壁不出，我軍燬其木城一隅，斃紅衣賊目二，賊黨六七十；中右兩路同逼木城，殺傷賊數相等，賊氣奪。

德自正月出省視師，至今馳二千餘里，患洞洩，晝夜百數十行，不能督戰。十五日，令知府張樸引過丹河，合恩華所遣托雲保、蘊秀等步騎進西南。林落伏賊百餘，旂矛隱見。騎兵馳下，擊斬數十，步軍亦進。日中，逼木城，火器焚賊望樓，摧其大黃旂二，小黃旂十數，守賊勢卻。諸軍乘勢踰溝，毀賊礮臺一。光甲軍由東進，抵水北關，繞向西北，山東軍由北進，太原鎮總兵烏勒欣泰軍由中進。賊深溝三重，兵勇負糞囊土填塹，賊悉力拒。相持三時久，再縱威遠礮轟之，斃衣紅賊十餘，刀矛所殺百數。次日，又分道猛攻，兵勇躍而墮者數十，均負刀矛傷。官軍礮賊營幕，烟焰翻翁，守賊不亂，又斃百數，斬女賊一，諸軍悉有斬獲。

德病殆，勺水不入，不能治軍。十八日，拜疏回東，所部悉隸勝保。八月初三日，抵濟南，越二日，薨於位。布政司覺羅崇恩奏聞，文宗震悼，贈總督，加太子少保銜，賜諡恭毅。按公名德，字吉人，陝西華陰人。剛稜廉正，敢於任事。由卽用

知縣游升順天府尹，旋任藩司，先擢豫撫。薨年六十三，中外歎惜。

崇恩署巡撫事，有旨調兩湖總督張亮基撫山東。詔崇恩曰：「金陵、揚州攻圍日久，賊勢窮蹙，難保不奔竄北來。山東交界江、豫，並黃河渡口，均關緊要，不得因署任推諉。」九月，崇恩奏由東昌詣曹、兗、周巡交界江、豫邊隘，順道濟甯撫卹被火災黎。初三日次莘縣。

先是，七月二十八日，鳳祥、開芳、文元諸賊為托明阿、勝保軍所敗，懷慶解圍。賊引衆欲走，而南阻黃流，北限太行，東懾重兵，惟西路黃河、太行間有仄徑，賊乃潛趨山西，連陷垣曲、絳、曲沃諸縣，再陷平陽府，入臨汾、洪洞。勝保軍先至，收平陽。詔逮問欽差大臣訥爾經額，奪關防授勝保督諸軍，固山貝子德勒克色楞幫辦軍務。八月二十四日，詔曰：「軍律首貴嚴明，將士方能用命。近覽軍營奏報，鎮將備弁，畏蕙成風，縱賊殃民，朕實痛恨！勝保勇敢有為，朕所深悉，著頒給康熙間安親王所進神雀刀，如有遷延退縮，貽誤軍情者，副將以下先斬以聞。」

賊東竄屯留，長子連陷潞城、黎城，再陷河南涉縣、武安，犯直隸境，屯邯鄲縣北臨洛關，連陷沙河、任、栢鄉、隆平諸縣，深入廣平、順德二府，畿疆大震。上命和碩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湍多巴圖魯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督北路諸軍辦賊。而廣、順二府壤接山東臨清、東昌，臨清迤北德州為入直大道，迤南曹州壤接大名，於是崇恩折詣臨清防堵，飭糧道姚錫華、德州城守尉豐紳額、募勇合官兵扼德州。

鳳祥等率衆自初二日始，陷趙州、欒城、藁城、晉州、深州，距德益近，僅百數十里。十六日，崇恩至德，奏言：「烽火逼近，調到兵勇僅千名，除留臨清外，到者八百餘，合之滿綠各營祇千二三百，請敕下勝保分兵南

來。』勝保方令都統西凌阿、副都統魁福引騎兵出饒陽、河間，分道追賊，咨參贊大臣僧郡王引兵出趙北口，任邱逆擊，檄河間副將邱聯恩引兵由劉智廟折回武強協勦，檄天津鎮道嚴戒備。

賊由深州向東南陷獻縣，入交河，由泊頭渡河而東，旋陷滄州，趨天津，攻不能下。十月，旁陷靜海縣，分踞楊柳青、獨流鎮，相犄角。崇恩奏言：『賊勢趨東北，德防稍緩。武定北接天津，二十九日由省移軍武定，並令文登營都司武殿奎引兵三百駐陽信。』詔責崇恩將防兵撤向武定，儻匪乘虛竄德，恐難抵禦，卽臨清亦宜分兵防守，以爲聲援。當總籌全局，不可帶兵轉輾紆塗，致有疎虞。

是月，亮基履任視事，奏言：『全省額兵已調出六千餘名，存營之兵不敷分布。臣入東境，見曹南最要之區祇防兵數百，戰守皆不足恃。賊氛甚近，惟有飭各州縣募壯丁四十送省，由臣訓練，以補兵力之不足，約可得二千餘人，事平遣散亦易。』疏入，允行。亮基遂飭前湖北棗陽縣典史陳韜爲教練官，其法不合綠營步伐，論者頗譁。

時賊萬餘擾天津、靜海。直軍扼西北，其南則鹽山、慶雲二縣，毗連武屬陽信、海豐、樂陵。十一月，亮基督練軍趨武定，再檄州縣僱民勇，調營訓練備勦。飭歷城之候選知縣金寶符募回勇四百，聊城之何運富、濰澤武生何世恩，各募勇三百赴軍前。崇恩自請引兵扼鹽、慶，障賊東竄武定之路。亮基聽之，撥官兵千五百，臨、惠、練勇五百有奇，參遊以下悉聽調遣。十四日，崇恩至鹽，營城西北二十里辛店，合兩省民團衆踰四萬，聲威甚壯。亮基調臬司厲恩官移軍德州，請敕下瑞昌駐濮州之盛京兵來德，與恩官連營柘園鎮，自請回省料量地方公事。有旨申飭。二十日，仍赴德州。

時勝保奏言：「賊勢窮思竄，請飭山東巡撫分兵二千搯堵四檔口。」有詔：「山東兵力不敷，已飭都統瑞麟領前鋒營千兵赴汝營聽調。」會上允亮基言，令瑞昌引盛京兵來德，勝保乃累檄調令赴靜海會勦，並專疏請之。

十二月，江南揚州東路營勇潰散，賊勢浸盛。北路邵伯灣頭防兵單，有詔：「山東壤接淮徐，當嚴密設防。張亮基現赴德州，恐未能兼顧南路，應如何選將撥兵，於山東江南交界嚴防，著迅速籌辦。」亮基改令恩官引兵趨宿遷，扼山湖要隘，令護兗州鎮雙齡引兵扼利國驛，其曹單渡口，令護曹州鎮武隆額署濟東秦道李天錫率千兵憑河駐守。奏言：「臬司駐兵宿遷，祇能防揚賊北竄，若由安徽北竄，則徐州爲重。可否調回赴援廬州之江南提督和春駐守？」疏入，不允。

勝保復檄調崇恩赴靜。崇恩奉檄，拜疏即發，留千兵飭登中營遊擊雙慶將之，始白亮基。亮基奏言：「臣因陽信、樂陵、海豐、距靜海近，無險可扼，分兵交藩司扼鹽山，附近民團聞風興起，兩省邊防嚴整。武定爲省東大道，南至穆陵關，東至登萊二府，原野曠垠，若此處兵分力單，人心一搖，民團漸散，所關匪細。勝保靜海環寇之師已逾二萬，添此千人，攻勦未必遽有大益。」疏入，乃詔亮基曰：「業已趕到，豈能再令折回？」詔令亮基派員接統崇恩留鹽兵勇，遂令辦團之藩司王簡赴之。

次年正月初八夜，初九日黎明，靜海獨流踞賊林鳳祥等，全股五六千突圍向西，由大城縣順天府南屬二百九十里白楊橋、辛莊、分踞東城鎮、舒成村、小里文莊、管德村諸處，距新滄州西北九十里，河間府北六十里，冰雪塞塗，賊瘞多死，能行者手足膠冰，委棄兵仗。僧郡王軍追擊之，斬級千數百，營舒城之北，善祿營正東。崇恩

初十日由靜海唐官屯引軍追至，營東南徐村。十三日，勝保軍由靜道任邱進，至則連營西南，旋移北臥佛堂。均甲騎待賊竄動兜擊，因賊在東城築木柵，踞大小村落數十，未能深入也。

詔下山東巡撫張亮基、河南巡撫恆春、山西巡撫英桂防賊闖入。亮基引練軍二千餘扼景德交界劉智廟，調王簡武定防兵分赴德平，扼接壤甯津處，至則營劉家集。

二十六日，崇營帶勇官朱某率勇擣賊巢，殺百餘賊而出，亡勇二。賊夜襲杜九村西安副都統雙某營，崇恩出軍救之。賊乘勢掩攻徐村，遊擊王用安、都司武殿奎奮擊始退，斃黃帽賊目一，餘賊二十。賊日夕出犯，諸軍皆擊勝之。

二月，鳳祥等率衆由辛莊出戰，官軍四面蹙之，斬千餘，敗退死守。諸軍乃環束城，辛莊五六里外，穿長濠困之。獲諜言，賊圖竄臨清。而初十日，賊偵濠未成，果由小里文東南西南出。十一日陷阜城縣，河間府南百四十里分踞田水莊、塔兒頭三處相犄角，復連築木城。諸軍追及之，至則先立營壘，防爲所乘。於是僧軍營西北，勝軍營三里莊之東，善軍營東北，雙軍營正東，崇軍營三里舖之北，皆縱火焚林，自十一至十五，無日不戰。十七日，克塔兒頭。城賊出小北門奔田家莊，諸軍蹙之，復入。

賊焰日衰，遣黨求救南中。初給符驗，內衣裨褌幘及簪屨中，說文，履也，屨胡瓦切。多爲官軍邏斬。繼則授口號，摩膏剪髮以相識，音志別，僞爲難民負販之屬。緣道營縣鄉團搜索益嚴，操南音者悉不得前。繼乃遣婦孺行乞，及謦歌糾索，官軍皆偵知遮留之，顧不能無一二達者。

山東軍興紀略卷一之中

粵匪二

四年二月，南賊遣僞夏官正丞相黃生才、僞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僞夏官副丞相陳世保、僞冬官副丞相許宗揚、僞將軍黃益芸、僞軍長朱希崐等，率十五軍，糾皖營潰勇李三關等衆爲前導，由鳳、懷、舒、桐、蒙、亳，陷河南永夏，北趨江南，焚掠蕭、碭、豐境。欽差帶兵之給事中袁甲三冒雪追之，不及。

賊屯三縣交界唐李集、包家樓，規渡豐境。張家口黃河北岸，銳意援阜，距東省單縣治所裁百里餘。單令盧朝安飛書告急，先與千總解魁元率勇扼豐、單交界。而賊千餘，十四日至蕭縣西北，分屯豐縣下游，撤屋材，編附雜竿，亂流北渡，復築壘關莊。豐縣轄境紅巾帕頭，旂幟五色。難民自南奔北者，百里相屬。朝安回縣城守，請兵益急。另股匪衆二千餘，十五日由豐境蟠龍集北渡。又有在豐工二壩渡河至大壩，順隄西竄，勢趨濟甯。知州黃良楷先奉檄督勇防河，至是飛書報賊北渡，卽應乘城拒守。

十八日，單縣營參將富新令外委葛太平等、朝安督民團蕭金鐸等，出精勇二千，由邊境龍王廟分道逆擊。未刻，戰賊劉莊，斬數十，擒六。十九日，賊陷豐縣，繞道北趨。朝安督勇目李祥等邀之豐、單交界留駕集，礮斃百餘，擒八十有奇，獲其僞印銅礮三勝之曹馬集。賊知單有備，竄金魚兼轄之馬良集，虜脅近萬，與捻匪合股深入，分捻抗單縣兵，粵賊大隊趨金鄉。知縣楊鄭白、江西德興縣拔貢把總何秉綸率民勇擊之李家園，賊卻，繼

則大至。鄭白度不敵，退而守城。二十一日，賊燔門呼譟，四面鑿坎上。城固久壞，遂陷，乘綸與訓導公載東，典史葉國霖死城闕，鄭白斫賊負傷，投鬻宮井死，妻女殉。賊焚掠而出，分股北竄嘉祥。良楷伏勇獨山擊勝之，擒斬衣黃賊目張春恩等數十。曹令童挺率勇援單，城武令陳應元率勇扼賊孫孝寺。賊皆未犯境，遂竄鉅野，二十四日陷之。知縣朱運昌、典史孫駿、把總張永隆、教諭辛本棟，外委傅君平皆死。

亮基練軍二千餘，由山路趨濟甯迎勦，兵單，又新募，未敢進戰。善祿引步騎二千五百餘，由湖路趨東昌，曹州。賊由鉅折趨西北，攻鄆城，次日陷。二十六日，賊由鄆分股：一出北門，趨梁山，壽張縣一路；一出東門，沿運趨東平之安山而北。二十七日，由黑虎廟、小白口，至壽張南境胡臺廟，管裏村，縱火燻燻百餘里，蔓延東平南境，合股趨張秋鎮。管河主簿史榮曾、壽東主簿韓怡均被執，罵賊遇害，商民死踰千人。運河東西彌望皆賊，蔓延聊城之周家店，七級諸處。

亮基檄前陽穀令高振洛率千勇扼豐北，禦後股續渡，自引練軍折甯陽山路，間道趨湖路東平，終不及賊。分練軍千名，令遊擊玉山、知縣姚景崇未入李人龍等將之，出朝城一路，咨會善軍兜擊，檄東阿縣飭武童劉文統東昌練勇馳軍前助勦。善祿頓兵東昌。

陽穀令文穎，漢軍旗人，道光乙巳進士。奉檄視事甫三日，土城年久窳敗，不及脩守，飛書請救，一日五發，不報。二十八日，賊趨阿城鎮，烽火日逼。文穎知援兵不至，有死而已。二十九日平明，賊萬餘由東北來，城民四百餘戶，無固志，翻城走，頃刻成路。文穎曰：「吾責守土，死分也！胡爲禁民不行以同死！」脫半臂授從者韓隆，「持見吾翁作遺念，吾不偷生羞父母也！」賊騎至，文穎縱馬衝陣，死之。典史徐鳳嗜死獄門，教官李文綬死大成。

殿。

三十日，賊趨莘縣，虛無居人，縱火而出，遂趨冠縣。知縣傅士珍，雲南昆明人，由舉人選武城縣，調冠縣。典史瞿濬，把總崔福貴、教官顏懷蘭、邢庚虞等，聞警議城守。士珍曰：「當先擊之，不勝，始嬰壘守。若援兵來，外內夾擊，賊可盡也。」濬掀髯奮曰：「如公命。」一時勇役吏胥僮奴皆奮，方部勒給兵仗。三月朔，天未明，賊大至，聲塵合沓，埽埽際天，吏民洶懼。士珍率敢死百數十，出南門，扼市隘擊之，礮斃旂賊二。賊益猛，回望東城，烟焰起，從卒傷亡過半，復馳入。被執，擁至廨前，見濬倚獄門，怒目張髯，手刀不釋，心異之。逼眦，則血刃自背洞胸，不仆。士珍嘆曰：「烈哉瞿君！先得死所矣！」憤嚼舌血，噴賊罵之，賊刳其腹腸以死，妻妾婦女全家被害，幕友王錫藩等，錫藩順天人，潘運誥濟甯附生，王汝庚紹興人，鄒學鈞，劉家驥江西人，王樹人順天人，王壽昌安徽人，秦豐城江蘇人。八人，家丁董齡等三十八人，皆死，吏民死數千，福貴、懷蘭、庚虞亦死。

賊燔屠竟日，勢趨東昌。府城綰轂水陸，錢帛殷賑，賊所心豔。知府某選輒貪恠，吏民詬詈，幸賊至甘心焉。賴聊城令李肇春賢能得民，辦團脩守甚力，賊知不可犯，遂趨朝城之張魯集，北竄直隸元城，大名。

朝城爲土匪冒賊襲陷。詳土匪卷中。全股粵匪聚大名之小灘，分竄冠縣清水狼窩，犯館陶城東唐家隄。知縣陳顯彝、把總唐玉輝、率勇扼東南，嚴陣以待。賊不敢逼，趨邊境里官莊，犯臨清。顯彝等追之，斬級數百，擒長髮僞十三軍指揮劉尙山等三百餘，賊避兵旋繞行。亮基率練軍追至東阿，改道由博平，清平出賊前，終不及。有旨切責。崇恩先由阜城移軍連鎮，鄭家口，障阜賊南竄武臨。亮基檄崇恩馳臨迎扼，檄新選四川石碭同知高振洛千勇赴臨助勦。

知州張積功飛書乞援。崇恩軍在靜海東城傷亡廬九百餘，馳營城南門外，時初二日未刻也。詰旦，賊衆五六千分東西兩路撲城，參將吉興阿、署高唐營遊擊王用安、守備劉奉祥、引守城兵二百，奮呼夾擊。賊如潮而前，兵單不能敵，死傷枕藉，斂隊登陴憑守。積功與臨清協副將慶順、臨清州同邵漣、訓導王化醇、都司希奎、知縣張槃、鹽經歷文熙、縣丞黃汝楫，晨夜做守，再飛書乞援。

亮基練軍初三日至東昌。善祿遇賊距州三十里焦莊，失利，退軍堂邑柳林，奏言派魁福騎兵勝賊臨清迤南，賊奔開口，結棧渡河，又爲官軍所勝。詔責善祿，魁福不能遏賊北竄，奪職留任。賊於州南里許樹膠瀝血。勝保聞報，由阜統軍自北而南，道劉智廟，故城迎勦，防北犯。惟郡王僧格林沁全軍留辦阜賊。

初三、四等日，賊悉入附城東西南民居穴垣縱火器，宵旦急攻，隱南月城外穿隧爲雷。初五日卯刻，陷子城外牆及城樓，賊蟻附上。殿奎麾兵確鬪，城得勿陷。

先是，賊分股在三里莊築木城，沿隄密排槍礮，阻官軍渡河之路。善祿繞至二十里鋪，始架浮梁渡，出東北馳援，營五里廟。崇恩望其旗，引兵出北門，聲言接應，兵民遮留幾不得出。是日，勝保令總兵桂齡等引兵至臨，營西南油坊鎮。初七日，亮基練軍至臨，擊賊王家集，互有殺傷。夜令遊擊張遇祥、都司王殿元、千總韓英奎、把總王元泰、外委黑錦城、典史陳韜等，襲賊黑家莊，燔殺大勝。初八日，進營城東南八里莊，調厲恩官由竟移軍北來助勦。勝保劾亮基黑家莊之戰冒功妄上。奉旨，亮基遣戍軍臺，於是崇恩卽眞爲巡撫。

善、崇兩軍營城東北石槽鎮，賊衆逾四萬，分半外向抗諸軍，分半攻城益急。兵民守者日夜不得番休，勢幾陷。積功、殿奎、吉興阿、用安、希奎等多方守禦，礮石鉤橦，斃賊無算。環城穿內濠，多爲坵坎，注水灌之。崇恩商

之勝保，增兵入城，令遊擊阿克敦布、千總馬誥、引古北口、遵化官兵四百，初九日合隊擊賊，乘間馳入北門。十一日，撥川勇四百續入，兵民傷病，量予更替。勝、善兩軍連日戰賊城外，互有負勝。十四日，殺賊甚多，焚西北隅賊棚。慮賊敗而北竄也，勝軍抽隊遏西北，善軍崇恩引小隊乘間入城，巡城堞，撫慰吏兵，語積功、殿奎等曰：『若攻，亟懸燈爲號，啓北門入援軍。』

十五日，諸軍分道自北向南兜擊賊壘，而南風如狂，揚沙蔽日。夜漏三鼓，風益狂，月色黯慘，竟夕戒備。漏五下，蓋十六日丑刻矣，西南有聲甚厲，燦然燉發，急趨南馳救，阻賊營不得薄城，改趨北門。惟聞巷戰喊殺聲，號哭聲，大呼啓門，無應者。蓋賊用地雷陷西南城，擁而上，守者死傷頗墜。吉興阿由西城馳救，斫殺數十賊，賊不敢逼。先擲火蛋，復長矛攢刺之以死。殿奎見賊從西來，迎戰，斬百餘，刀折，身被十餘傷，回至南城，遇積功，商派勇役焚賊粟火藥，曰：『毋留以資賊。』慶順與本任臨清協副將慶德、臨清營都司徐廣勇、千總馬誥，均負傷至，指心相語同死。遂登城樓，坐火藥簾上燔之，骸骨皆燼，兵民哭失聲。舉城聞賊入，向城北奔，門塞不能啓。賊大至，希奎墮內壕，骨折，引刀自刎。外軍連呼啓門，賊反登堞，縱火器擊官軍，遂卻。用安苦戰東城，浴血不辨眉目，傷重而殞。阿克東阿被斫墮外城而殞。知縣呂升蕃、學正單爲憲、府經歷文增、縣丞史積潤、巡檢戴應魁、吏目戴葆光、恩騎尉英德寬帶兵入城之守備王萬林、王國泰及千總把總外委等二十二二人，蕭安興、哲爾縉、田玉、王錦堂、郝世恩、姚信、徐源、楊克慶、陳治清、李俊英、劉保成、嚴九齡、高殿申、宮心一、趙青山、鞏廷棟、劉延齡、梁松山、魏明、崔秀廷、武舉王飛鳳、劉雲漢。協同守城之幕友戚屬吳志本等十七人，節錄澹菴文鈔。吳志本字尚賓，儀徵人，歲貢考取教習。于蘭芬，己酉舉人，次子三耶，聞賊圍城，志本除室繫繩作五纜，埋所積館金及簪珥，諭老僕曰：『爾速去！賊退之日，以簪珥攜南給吾女，以金購三棺合殮我夫婦，兒